

谈秋瑾的几首佚诗

樊 鹄

秋日晚眺

人间闲散客，游眺竞从容。
落木齐飞鸟，斜阳闻乱钟。
四山沉暮色，独鹤据高松。
负杖归何处，烟村觅旧踪。

季夏桂湖夜饮

景好湖心地，烟波旧住乡。
淡怀讨酒伴，触鼻芰荷香。
皓月今宵满，秋风转瞬凉。
待来新桂发，乘兴更飞觞。

次芳诚稼日晚眺

荒烟生碧墅，面面少真容。
夕照僧归寺，山敦夜迫钟。
情长频望柳，世淡独依松。
欲觅仇池径，苍烟似绝踪。

次季夏桂湖夜饮

美尽东南客，桂湖喜作乡。
杨公诗卷永，亚子玉魂芳。
散发高轩卧，迎风片体凉。
星垂天际远，虑涤好行觞。

以上是最近发现的四首秋瑾佚诗。秋瑾的诗，亡佚很多。秋瑾就义后不久，王芷馥编过一本《秋瑾集》，收诗八十七首、词三十八阙，章太炎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瑾死，传其诗词有百余首，都为一集。”既然明说“传其诗词”，可见散佚尚多。因为秋瑾的性格豪放，不拘于留名，新诗吟罢，往往随手散弃。等到被捕遇难，亲友惧于牵连遭祸，于是夤夜焚毁。但秋瑾的不少诗词，仍然被革命党人秘密保存起来，因为牵涉到一些人事和机密，当时无法发表，辛亥革命胜利后才陆续予以公布。以上的秋瑾佚诗就是如此。

秋瑾的这四首诗，发表于王觉吾主编的《蜀镜画报》周刊。

王觉吾与秋瑾的关系

《蜀镜画报》第六十六、六十七两期连载秋瑾遗诗，一九二九年在成都出版。将这十八首遗诗与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出版的《秋瑾集》相互比勘后，发现前十四首已收入本集，其先后次序与芷馥本完全相同，只是个别字句有所出入。《芝龛记题后》第七首，有“个人如玉锦龙骑”句，芷馥本是“锦驼骑”；《喜雨漫赋》中，有“飞向青天逐怒波”句，而芷馥本为“作怒波”。后四首则为《秋瑾集》所不载。

《蜀镜画报》后四十期，即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的第四十九至八十八期，是该刊社长王觉吾题赠给成都聚兴诚银行的，封面钤有“觉吾”等朱印二枚。据知四川省图书馆藏有该刊的前若干期，如果将二者连贯起来，可能就是完璧了。

《蜀镜画报》的主编王觉吾，原籍浙江人，清朝末年随父宦游四川，以后他就留居成都。王觉吾曾在清末东渡日本留学，与孙中山有来往。王觉吾回国后，与涪南余竟成秘密组织运动，事败后人峨嵋为僧，自号“酒肉和尚”。不久武昌起义，觉吾投袂下山，先在重庆主编《民苏报》，后往成都创办《蜀镜画报》。《蜀镜画报》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辛亥革命的人物与事迹，图文并茂。王觉吾与章太炎也有来往，章曾为他的《扞虱斋曲本》写过序言，把他誉为苏格拉底。

王觉吾与秋瑾，既是同志，又是同乡，而且同在日本留过学。辛亥革命胜利后，王觉吾在他主办的刊物上登载秋瑾的遗诗，目的还是为了宣传辛亥革命。发表这些遗诗不加任何按语或注释，可能当时的人都清楚内幕，现在读起来，有些背景就不太明白了。但可以肯定，秋瑾的这四首遗诗，当于已版的秋集以外另有所本。联系诗中的内容与地点加以考察，很可能根据的是秋瑾的手稿或较可靠的钞本。

诗中涉及的人与事

有两首佚诗题目中提到“桂湖夜饮”，起初我以为桂湖是江浙一带的地名，翻阅有关省县地志后一无所得。又查检日本的地名辞典，也是茫无踪影。后来无意中读到清末民初间陈衍的一首诗，题为《桂湖吊升庵先生》，于是跟踪追击，找到了桂湖的所在。

在四川新都县城关镇南，有片方园不到四十亩的小湖，这里曾

经是明代著名文人杨慎的旧宅。杨慎在堤边栽了许多桂花树，又写过一首题为《桂花曲》的诗，于是引起后来的人争相吟咏，清末的曾国藩、张之洞都曾在这里留宿题诗。清代道光间，邑令张奉书在此跨湖为舫，垒石成山，并在湖心筑了一座吟月台，在水里栽满了莲藕。秋瑾佚诗中所谓“湖心地”、“芰荷香”、“皓月满”、“新桂发”，都是实地景物。至于“烟波旧住乡”，用的就是杨慎旧居桂湖的典故。第四首诗中的“美尽东南客，桂湖喜作乡”，明白地道出了作者的行踪。

“杨公诗卷永，亚子玉魂芳”，这里的亚子当指柳亚子。

一九〇五年，留日学生中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日益尖锐。日本政府应清廷的请求，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严厉禁止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激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怒反对。秋瑾认为取缔留学生是对中国学生的侮辱，与田桐、易本羲等坚决主张回国。杨度当时是留日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虽然站在抗议的行列，但主张以合法手续交涉，反对废学回国。杨度是一位文采风流的诗人，一九〇三年初去日本时，写过一首《湖南新少年歌》，抒发留学青年的爱国热情，曾经传诵一时。后来留日学生内部逐渐分化。

留日学生中的改良派以杨度为首，鼓吹君主立宪。柳亚子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创办《复报》，在日本出版，寄回上海发行。《复报》对杨度的反对武装革命进行猛烈抨击，初则贬之“杨度邪说”，继则斥为“护彼虏而杀同胞”，少年意气，锐不可挡，真是掏出了杨度等人的心肝。据《柳亚子自传》说：“到旧历中秋，外边风声很紧，说两江总督要禁报拿人，封闭学校（柳在健行公学教书），一方面又因为闹恋爱失败，于是我就逃回黎里，和我现在的妻郑佩宜结婚去了。”柳亚子逃避了清廷的追查，秋瑾却听了外间的传闻，以为柳亚子遭受危难，所以写出“亚子玉魂芳”那样的诗句。秋瑾被害不久，柳亚子写诗悼念，其中说：“他年记取黄龙饮，要向轩亭酌一杯。”秋瑾与

柳亚子的革命友谊是非常深厚而真挚的。

第三首诗题中的“芳诚”是谁，已不可考。

佚诗的价值及风格

综述以上的介绍及分析，大致可以说：秋瑾的四首佚诗，写成于她遇害的前一年，即一九〇六年秋天；有两首诗直接记述她在新都桂湖夜饮的事，说明她在这一年的秋天到过四川；这四首诗以物状人，记述了秋瑾屡遭挫折的艰难处境，反映出她孤独苦闷的忧郁心情。这四首诗对于研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秋瑾以及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历史，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

秋瑾为什么要去四川、怎样去的四川，由于当时她的行动十分秘密，事后当事人又不便提起，所以目前很难弄得清楚。但有一些材料，可以作为以上事实的旁证。秋瑾与王觉吾相识，她去四川秘密活动，目的是为了发展革命力量，而当时王觉吾已在峨眉山出家，结果使秋瑾大失所望。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秋瑾到日本后，进的是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同学中就有一个与她志同道合的四川人。清末的秦锡田，写过一首《吊鉴湖女侠秋瑾墓》的诗，诗序中说，鉴湖女侠秋瑾，“光绪甲辰（1904年）游学日本，组织共爱会，被举为会长，奔走于党事。”共爱会是个秘密组织，成员共有十人，其中有一个叫做刘春阳的，就是四川人。很可能是秋瑾去四川秘密组织革命力量，没有获得预期结果。“淡怀讨酒伴”中的“讨”字就非常耐人寻味，“情长频望柳”的“柳”字又应有所实指。至于“面面少真容”，更是透露出人随境迁的大变化。这几首佚诗，提供了以往秋瑾研究中没有被人注意的一些情况。

秋瑾就义后不到一个月，章太炎写过一篇《秋瑾集序》，评论秋瑾说：“余睹其语，婉孌若不称其情性者，人之志行或深，固不见于

诗，然瑾卒以漏言自陨，悲夫！”章太炎的意思是说，秋瑾为人，语无简择，可她做诗却显得婉丽缠绵，大有其诗不如其人之意。所以如此，除了“志行或深”的原因外，当时的环境不允许秋瑾直接了当地说话，何况中国更有诗贵含蓄的传统呢！这些情况章太炎一目了然，他只不过是责备秋瑾不慎招祸、用以告诫同志而已。秋瑾早年也曾写过满腔激情的诗，像“祖国陆沈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完全吐露出虎虎生气。后来革命屡遭挫折，留日学生内部又分裂斗争，秋瑾陷入“满腔热血何处洒”的徬徨境地，于是诗的风格转为深沉郁结。这四首诗中，象“皓月今宵满，秋风转瞬凉”、“散发高轩卧，迎风片体凉”、“四山沉暮色，独鹤据高松”、“情长频望柳，世淡独依松”，与“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一样，敲之铿铿，听之沉沉，其实质是革命家与女诗人的钢筋铁骨。

“待来新桂发，乘兴更飞觞”，新桂吐蕊，万里传香，诗人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乐观的情绪。果然不出秋瑾所料，在她牺牲后不过四年，紫禁城里的皇帝宝座，在蛇山脚下的枪声中像冰山般地倒坍了。诗人倘使有知，定会飞觞豪饮！

1981.6.10.

